



7月特刊

读点能懂的诗 做个轻松的人

药非药(组诗)

□郑洪

白头翁

要么做一只鸟,把嘴唇涂成黑色的
弯曲的,向丘陵讨要一个窝
要么做一棵植物,在苦寒之地
把水分都献给天空,河流
更多时候,你只是流落人间的父亲
原谅我,轻易地说出这个称谓
就像我贫瘠的想象
已经找不到你的过去,未来
而现在,你在我的城市里
独自白头,从不向谁讨要什么
依旧保持着不抽烟、不喝酒的习惯

依旧在天黑前回家,脚步崎岖
一大串钥匙叮叮作响
每一把钥匙,都能打开
对应的失落
和你不想说出的那些过往

南烛

母亲把烛挑亮了一些
她的脸也更亮了

天冷的时候我总想去南方
候鸟一样,忘记了

母亲一直在原地
像一支瘦削的烛
站得又直又稳

现在才想起
她站立的地方
就是春天

空青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过去
我是山的小玩具

而山是空的,也是青的
这空青的山啊,是个巨大的溶洞

我们是其间缓慢生长的钟乳
形状各异,面目不同

这是我能想到的最好的隐喻
而时间沉默,只是把我的身体打湿

顺带把我的思想抽走
空的,青的

一个大大的匣子,缓慢地
把我们一网打尽

朱砂

我写下的每一个字,都穿过无数山峦
洞穴,洼地,逢山开路,才能抵达落款

收笔处,你可见风雷滚滚,热泪盈眶
最后一个音节,带走的不仅是精血

像朱砂那样红,那样一锤定音,宣告
我这一生,总有些留白,无法烙上什么印记了

无法从泥土里生长一条鱼,一滴眼泪
或者其他什么,与谎言有关的词句

我已原谅所有的毒,原谅所有的火,包括木柴
燧石,黑压压的人群,我只是需要水

需要冲洗,研磨,揉捏,才能露出洁白的骨头
去撑起群山的重量,并披上厚厚的植被
(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

挂玉米棒的娘

□黎强

娘的命,注定是与玉米连在一起的
坡上的玉米黄了,掰玉米,背玉米
上坡下坡,踩熟了通往庄稼地的山路
半道上歇口气,娘也不停理着玉米须
说,泡水喝,大清热,乡下人习惯呢

大背篓驮回来的收成,娘心疼着
用新劈的篾条,把它们拴牢靠
搭上竹梯挂在屋檐下风光一回
娘心里知道,这一年饿不了肚子
娃儿们会上吃饱饭,会长个儿

金黄色的玉米棒挂起来,在娘的眼里
也像南瓜土豆一样养家,比什么都踏实
只要看着它们黄灿灿的,心里就不慌
末了,娘佝偻着背,倒一碗米酒慢慢喝着
坐在屋檐下,对着玉米棒没说一句
(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

从往事里走来(组诗)

□胥淋译

柿子

所谓倔强,无非是寒冬里
坚守疏枝的那枚柿子

所谓惊喜,无非是一枚火红的柿子
在画家的眼中埋下伏笔

所谓命运,无非是在
事事如意的祈祷中,一枚干瘪的柿子
在凛冽中,在枝头上,沦为弃婴

落叶

落叶金黄,如折翅的蝴蝶
在空中翻转,跌宕,构成金色的旋涡
时间静默,承接它们落向地面
这无力之落,那么轻,那么仁慈
似一场无声的告白,将它们
轻轻卷起,又缓缓放下
仿佛有一声叹息
从大地里喊了出来

迷失

不一定每次予人
都会留下余香
我想我应该写一首
关于冬天的诗发给你
我想你也应该在第一时间
感觉到我诗里的律动
而我像害怕错过每个站点一样
静候列车的到来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每次都要字斟句酌
发给你信息
而每一次都是一种试探
就像在大雪里落下脚印
那么小心翼翼
在纷至沓来的揣测里
那么多的回忆如潮水般涌来
又石沉大海
我一个人从往事中出
又一个人从往事里走来

归途

落日余晖更深了一层
把身体上锁,让虚妄出逃
收纳谎言,苦闷,哀痛
用皮肤的褶皱重塑金身
我们在转折处稍作停顿
用微漾的云朵,澄澈的蓝天丰盈内心
平静从容如同一只头羊
奔赴森林
身后拖着长长的影子
是你,也是我

暗流

你时而内敛,时而恣意张狂
遇悬崖干脆决绝,碰滩涂辗转迂回
你一路向西,我很难辨别你的属性
在漩涡与缓流之间
你是否停顿和迟疑?保持暧昧的姿态?
在深处,有暗流涌动
你是否孤独?你的痛楚
无法替代一颗焦灼的内心
前行是一种弯曲,抑或一次舍弃
你渐渐远去,在大海的入口
我是否还能辨认出你?

晒

六月六,母亲晒被子
太阳晒过的被子像白云一样轻盈
是否所有的事物晒过都会这样
那要晒的还有很多啊
麦子,稻谷,书籍和衣服里的自己
我真想如鹅卵石一般躺在日光下
晒出体内的阴影
和日渐滋长的霉菌
让阳光沐浴我寸寸肌肤
恢复我的坦荡与赤诚

大雪

我们在大雪里相聚
在最寒冷的日子
说出最温暖的话题

说相聚巫溪,说老人与狗
说流浪狗被宰杀前的
你的孤独与无助
还说起了李白

举杯对饮
只为他乡遇知音
只为一条狗流下泪水
只为可遇而不可求的遗憾
说着说着,你说到离开
说到去世时,都别落泪
我们不再说话

窗外传来雪落的声音
死,也许就是雪落的过程

对雪,我开始暗怀畏惧
不愿在某年某月的某日
对着雪,轻吟你的诗句
我还是喜欢,在阳光下
有你的日子
(作者系重庆市城口县作家协会会员)

马六甲海峡(外一首)

□王明凯

海风和煦,海水湛蓝
此岸是马来半岛
彼岸是苏门答腊
把飞翔留给大洋上的海鸥
让故事,长成海岸上的风景线

葡萄牙人留下的古城门
诉说着昔日的硝烟
荷兰人留下的红屋
被英国人配套了女皇喷泉
郑和下榻过的三保山
变成了华人们,掩埋忠骨的中国山

我在海水沉重的呼吸里
燃一盏阿拉丁神灯
照耀它顺风顺水的行程
向西抵达安达曼
向东,抵达南中国海
愿那1080公里漫长的航道上
不再有暗礁和海盗,不再有马航失联

比萨斜塔

原本,你是一座钟楼
八百年来,从来未曾敲响
只有不信邪的伽利略
架着旋梯爬上去,实验过自由落体

就那样斜在风雨中
不知疲倦地站着
斜出情调,斜出风骨
斜成游人眼中,亭亭玉立的风景

在你面前,我轻声发问
你为什么是斜的
你为什么斜而不倒
哪一天你站累了,会不会忽然倒下
你默不作答
只有塔影在喃喃自语
我似乎听见,在未知的预言中
大教堂的穹顶,为你敲响了呼救的钟声
(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原党组书记)

余香

□李光辉

一株紫叶李下
生长着蒲葵
它们和谐地
舒展在各自的空间里

初春的时候
紫叶李开了很多花朵
每当微风吹来
花瓣便纷纷飘落

蒲葵伸出了
它那宽大的手掌
接住了飘落的花瓣
尽量不让它们落到地上

就像送给路人的礼物
同时告诉他们一个道理
赠人玫瑰
手有余香
(作者系重庆市涪陵区作家协会会员)

兴隆的夜

□王世清

兴隆的黄昏一点一点降下来
盏盏乡灯晕染出远山的苍茫

山村说黑就黑,圆月率先扒开夜色
繁星浅浅地泼洒在南瓜、玉米和稻香上

大批纺织娘、蟋蟀闻风而动
聚在篱笆上,演奏亘古的乡村音乐

夜越来越深,月越升越明
我们已习惯性地不再出门

此刻,我们彼此相守的农家小院
月光正温柔地洒下美好
(作者系重庆市酉阳县作家协会会员)

挖土啊,挖土

□阿坤

举起锄头
就是举起生活
前腿弓后腿绷
站稳脚跟
把高举的锄头狠狠地挖下去
把板结的地皮挖开一个娃娃口
抬高锄把
挖翻泥巴
一锄又一锄
像挖山的愚公
我挖地不止
此时
什么也不想
就向一亩三分地开战
虎口震得开裂
书生的细皮嫩肉
纷纷开裂
手掌磨出老茧
学生娃的稚嫩磨出老茧
汗水顺着额头流淌
顺着背脊流淌
像身边的小河在轻声地歌唱
青春就在挖土不止中成熟
理想就在锄头上
一会儿高高举起

一会儿重重落下
挖土
简单而枯燥
挖土
繁重而艰苦
力道不足
翻土不深
挖土不深
庄稼不生
挖土的课程
需要全力以赴
农谚如残星
在天空高挂
人哄肚皮
地哄肚皮
所以
我不敢稍有懈怠
往手上吐口唾沫
捏稳锄把
脸朝黄土背朝天
一锄一锄挖到今天
总算
有点收获
颐养天年

(作者系重庆市九龙坡区作家协会会员)